



孟建伟,王甫园,宋小涵,等.乡村振兴背景下内蒙古乡村旅游重点村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与实证评价[J].黑龙江农业科学,2023(8):115-121.

# 乡村振兴背景下内蒙古乡村旅游重点村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与实证评价

孟建伟<sup>1</sup>,王甫园<sup>2</sup>,宋小涵<sup>1</sup>,林英华<sup>1,2,3</sup>

(1.聊城大学 地理与环境学院,山东 聊城 252000; 2.中国科学院 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区域可持续发展分析与模拟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101; 3.中国科学院大学 资源与环境学院,北京 100101)

**摘要:**乡村旅游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之一,通过对内蒙古乡村旅游重点村落发展水平的评价,分析内蒙古乡村旅游所处的发展阶段,为内蒙古乡村旅游今后的发展方向提供参考建议。首先构建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计算各项指标的权重,在此基础上运用 TOPSIS 综合评价模型得出 2021 年内蒙古 5 个乡村旅游重点村落发展水平,通过障碍度模型分析内蒙古乡村旅游重点村障碍因素。选取的 5 个村落乡村旅游综合发展水平排名依次为富强村、林裕村、边墙村、大孤山村和车家窝堡村。内蒙古乡村旅游重点村落综合发展水平处在中等偏下的位置,5 个乡村旅游重点村落发展水平存在差异。综合发展水平平均得分为 0.333,富强村、林裕村高于平均水平。通过障碍度诊断模型的分析得出,制约内蒙古乡村旅游发展的障碍因素主要有旅游模式同质化、缺乏本土特色产业支撑、文旅融合程度低、旅游专业人员缺乏等。因此,需要不断挖掘旅游资源、创新旅游模式、结合本土文化打造乡土品牌和旅游人才培养,不断提升乡村旅游的整体发展水平。

**关键词:**乡村振兴;内蒙古;乡村旅游;熵值法;TOPSIS;障碍度

旅游业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产业,依托旅游业发展的地区不仅能够促进自身的经济发展和产业优化,也能带动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乡村旅游是以农业为基础,以旅游为目的,以服务为手段,以城市居民为目标,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相结合的新型产业<sup>[1]</sup>。2018 年 9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明确提出发展乡村旅游和特色产业,助力乡村振兴。乡村旅游是旅游业的重要分支,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之一,发展乡村旅游就需要研究乡村旅游的场所,国内外均有相关研究<sup>[2]</sup>。

针对乡村旅游发展评价,国内外学者将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的方法相结合,在乡村旅游评价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并且研究内容多样,包括旅游资源评价、乡村旅游资源可持续发展评价和乡村振兴绩效评价等。针对乡村旅游发展评价,Choi 等<sup>[3]</sup>依据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框架,以及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衡量出 125 个可持续发展的指

标。荣浩<sup>[4]</sup>通过构建乡村旅游和乡村振兴指标体系,利用耦合评价和障碍度因子模型对广东省开平市下辖村落进行研究,得出该地区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指数持续上升,障碍因子呈现出阶段性变化。李涛等<sup>[5]</sup>测度了江苏省乡村旅游产业发展水平并指出旅游化水平与旅游经济贡献率之间存在错位关系。殷章馨等<sup>[6]</sup>重点关注资源节约型和社会友好型背景下乡村旅游的开发问题,并认为发展两型乡村旅游是实现旅游可持续发展的的重要途径,是建设两型社会的有效举措。舒伯阳等<sup>[7]</sup>研究拓展了新时代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理论构建,实践路径可为中国乡村旅游发展实践提供决策参考。针对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评价,王庆生等<sup>[8]</sup>研究发现影响天津市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系统层依次为资源开发、生态环境、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在研究方法上,众多学者<sup>[9-13]</sup>运用层次分析法对我国不同省份村落的乡村旅游资源和可持续发展进行评价。唐璐等<sup>[14]</sup>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对九龙村乡村旅游服务质量进行评价。孙泽笑等<sup>[15]</sup>选取熵值法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模型为研究方法,对生态脆弱区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测度及影响因素分析。刘晖等<sup>[16]</sup>运用熵值法+TOPSIS 模型分析吉林省当下的乡村旅游发展阶段,为吉林省乡村旅游的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建议。王新越等<sup>[17]</sup>、沈士琨

收稿日期:2023-03-10

基金项目: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16CLYJ02)。

第一作者:孟建伟(1995—),男,硕士研究生,从事区域经济与城乡规划、乡村旅游研究。E-mail:727038989@qq.com。

通信作者:林英华(1976—),女,硕士,副教授,硕导,从事区域经济与城乡规划研究。E-mail:Linyinghua@lcu.edu.cn。

等<sup>[18]</sup>、邹秀清等<sup>[19]</sup>运用熵值法+TOPSIS 模型对我国乡村旅游发展和乡村发展水平进行评价,运用障碍度诊断模型,探讨影响乡村旅游发展和乡村发展水平障碍因素并提出建议。

综上所述,学者们对乡村旅游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也存在以下不足:(1)研究的区域,以南方经济发达地区研究成果较多,老少边穷地区有关研究较少;(2)研究尺度,多集中在对国家或者省域等宏观和中观尺度,对村域的微观研究较少;(3)研究内容,侧重于对单个村落发展水平和旅游资源评价,缺乏同一省域内多个村落的发展水平进行对比。本文以内蒙古自治区 5 个典型乡村旅游重点村落为研究对象,通过建立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计算各项指标的权重,在此基础上运用 TOPSIS 综合评价模型 2021 年内蒙古 5 个乡村旅游重点村落发展水平,判断内蒙古乡村旅游发展水平,通过障碍度模型分析内蒙古乡村旅游重点村障碍因素并提出建议,以期为内蒙古乡村旅游今后的发展方向提供借鉴。

## 1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 1.1 研究区概况

本文依据《“十三五”旅游业发展规划》《国务院关于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指导意见》提出的建立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名录要求,国家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开展全国乡村旅游重

点村遴选工作,确定了内蒙古地区入选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名录的乡村中选取 5 个村落作为研究对象,分别为内蒙古西部地区巴彦淖尔市临河区狼山镇富强村,中部地区锡林郭勒盟太仆寺旗宝昌镇边墙村、多伦县滦源镇大孤山村,以及东部地区兴安盟阿尔山白狼镇林俗村和通辽市科左后旗散都苏木车家窝堡村。

### 1.2 数据来源

本次研究主要通过村领导干部调查获取 2021 年各乡村旅游相关数据,考虑到“新冠肺炎”疫情对于旅游业的影响,数据中人均可支配收入、年接待人数指标为近 3 年平均值,环境类数据由各个盟市生态环境局年度环境质量监测报告中获取。

## 2 指标体系构建和研究方法选择

### 2.1 构建评价指标体系

乡村旅游发展水平受到多要素共同作用,依据乡村旅游资源、生态环境、社会经济发展、基础设施、社会文化,以及乡村旅游发展水平评价的相关文献进行指标选取<sup>[10-20]</sup>,在遵循代表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的基础上,本文将评价指标体系分为资源禀赋、生态效益、经济效益、文化传统、基础配置和扶持力度 6 个子系统,并选出 24 个指标构建内蒙古乡村旅游重点村落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及权重(表 1)。

表 1 内蒙古乡村旅游重点村落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目标层	系统层(代码)	指标层(代码)	单位	权重
内蒙古乡村旅游重点村落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资源禀赋(X1)	村域景点数量(X11)	个	0.031
		村镇古迹数量(X12)	个	0.071
		旅游设施(X13)	个	0.021
	生态效益(X2)	垃圾桶数量(X21)	个	0.017
		公共厕所数量(X22)	处	0.027
		村落植被覆盖率(X23)	%	0.025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X24)	天	0.013
	经济效益(X3)	本土特色产业(X31)	个	0.080
		乡村旅游模式(X32)	个	0.012
		人均可支配收入(X33)	万元	0.017
		村接待能力(X34)	%	0.014
		年接待人数(X35)	人	0.044
		村超市数量(X36)	个	0.017
		宣传力度(X37)	条	0.052
	文化传统(X4)	非物质文化遗产(X41)	个	0.080
		地方民族工艺(X42)	个	0.080
		乡村文化活动(X43)	类	0.055

表 1 (续)

目标层	系统层(代码)	指标层(代码)	单位	权重
	基础配置(X5)	服务中心数量(X51)	个	0.063
		道路硬化公里数(X52)	公里	0.027
		网络覆盖率(X53)	%	0.022
		从业人员数量(X54)	人	0.040
		从业人员专科及以上学历人数(X55)	人	0.032
扶持力度(X6)		村预算中用于旅游的资金(X61)	万元	0.080
		社会团体资金扶持(X62)	万元	0.080

2.2 确定指标权重

2.2.1 熵权法 熵权法是根据指标的离散程度确定指标权重的数学方法,步骤如下:本文中选取的指标均为正向指标,因此采用公式(1)对原始数据 $x_{ij}$ 进行数据标准化处理得到 $a_{ij}$ ,标准化后数值为0的数据记作0.000 1;根据公式(2)~(4),分别计算出评价指标值的比重 $s_{ij}$ 、信息熵 $h_j$ 和差异度 $e_j$ ,其中 $m$ 为指标个数;根据公式(5)计算出客观权重 $w_j$ 。

$$x_{ij} = \frac{x_{ij} - \min(x_{ij})}{\max(x_{ij}) - \min(x_{ij})} + 0.000\ 1 \tag{1}$$

$$s_{ij} = \frac{a_{ij}}{\sum_{j=1}^m a_{ij}} \tag{2}$$

$$h_j = -k \sum_{i=1}^m s_{ij} \ln s_{ij}, \text{ 其中 } k = \frac{1}{\ln m} \tag{3}$$

$$e_j = 1 - h_j \tag{4}$$

$$w_j = \frac{e_j}{\sum_{j=1}^m e_j} \tag{5}$$

2.2.2 TOPSIS 综合评价法 TOPSIS 综合评价是通过评价对象与最优解和最劣解距离进行结果评价,具体步骤如下:加权矩阵各指标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组成最优解 $X^+$ 和最劣解 $X^-$ ;计算各指标到最优解的距离 $D_i^+$ 到最劣解的距离 $D_i^-$ ;计算各个指标对理想解的相对接近度 $C_i$ , $C_i$ 越接近1,评价水平越高,反之则越低。

$$X^+ = (\max\{a_{11}, a_{21}, \cdots a_{i1}\}, \max\{a_{12}, a_{22}, \cdots a_{i2}\}, \cdots \max\{a_{1j}, a_{2j}, \cdots a_{ij}\}) = (X_1^+, X_2^+, \cdots X_j^+) \tag{6}$$

$$X^- = (\min\{a_{11}, a_{21}, \cdots a_{i1}\}, \min\{a_{12}, a_{22}, \cdots a_{i2}\}, \cdots \min\{a_{1j}, a_{2j}, \cdots a_{ij}\}) = (X_1^-, X_2^-, \cdots X_j^-) \tag{7}$$

$$D_i^+ = \sqrt{\sum_{j=1}^n z_j + (x_j^+ - a_{ij})^2} \tag{8}$$

$$D_i^- = \sqrt{\sum_{j=1}^n z_j + (x_j^- - a_{ij})^2} \tag{9}$$

$$C_i = \frac{D_i^+}{D_i^+ + D_i^-} \tag{10}$$

2.2.3 内蒙古乡村旅游发展水平的障碍因素诊断模型 障碍因素诊断模型主要通过因子贡献度、指标偏离度和障碍度3个指标进行分析和诊断,因子贡献度 $c_j$ 表示该指标对于乡村旅游发展水平的影响程度,即为2.2.1熵权法公式(5)中的权重 $w_j$ ;指标偏离 $d_{ij}$ 表示该因素与理想值之间的差距,设置标准化后的 $X_{ij}$ 与100%的差距;障碍度 $F_{ij}$ 为影响因素对乡村旅游发展水平的影响值,该值的大小可体现乡村旅游发展水平中障碍因素的主次排序。

$$c_j = w_j \tag{11}$$

$$d_{ij} = 1 - x_{ij} \tag{12}$$

$$F_{ij} = \frac{d_{ij} c_j}{\sum_{j=1}^n d_{ij} c_j} \tag{13}$$

3 结果与分析

3.1 子系统评价

3.1.1 资源禀赋评价 从子系统层面来看,内蒙古各村落发展水平结果如下(表2)。在资源禀赋评价中,车家窝堡村排名第一,得分为0.662,该村落拥有较多的古迹,较其他村落优势大,得分理想。大孤山村排名第二,得分0.316,该村落主要依靠多伦湖风景区,旅游资源丰富。边墙村和富强村分别得分0.220和0.206,两村落在该子系统上发展水平相近。林俗村排名第五,得分仅为0.037,该村落拥有发展旅游的景点,但是在旅游设施上有所欠缺,因此得分不理想。

3.1.2 生态效益评价 在生态效益评价中,大孤山村排名第一,得分为0.954,边墙村和富强村得分分别为0.483和0.305,位列第二、第三,林俗村得分0.284,排在第四。大孤山村、边墙村、富强村和林俗村卫生条件良好,卫生设施完善,在垃圾处理、污水排放以及人居环境的改善均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林俗村、边墙村、大孤山村的森林覆盖率均超过了50%。森林较高的覆盖率不仅为

当地居民提供了良好的居住环境,同时为旅游发展,特别是绿色旅游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位列第

五的车家窝堡村卫生设施相对落后。

表 2 内蒙古乡村旅游重点村落发展水平子系统评价

典型村落	资源禀赋		生态效益		经济效益		文化传统		基础配置		扶持力度	
	$C_i$	排序	$C_i$	排序	$C_i$	排序	$C_i$	排序	$C_i$	排序	$C_i$	排序
边墙村	0.220	3	0.483	2	0.183	4	0.011	3	0.208	3	0.500	1
富强村	0.206	4	0.305	3	0.480	2	0.325	2	0.730	1	0.500	1
大孤山村	0.316	2	0.954	1	0.191	3	0	5	0.412	2	0	2
林俗村	0.037	5	0.284	4	0.525	1	0.696	1	0.120	4	0	2
车家窝堡村	0.662	1	0.056	5	0.045	5	0.009	4	0.082	5	0	2

3.1.3 经济效益评价 在经济效益评价中,林俗村得分 0.525,位列第一,林俗村拥有独特的林俗文化,地处内蒙古北部,冬季降雪多,拥有丰富的冰雪资源,以及在漫长地质年代下形成的矿泉资源,适合发展全域旅游、四季旅游。该村落拥有丰富的野生动植物资源,发展旅游+特色养殖的模式,实现了产业转型,为林俗村带来不错的经济效益。

富强村得分为 0.480,排名第二,富强村是内蒙古自治区首批纳入乡村旅游重点村落之一,距离城区近,邻近京藏高速,交通优势明显;位处黄河几字弯附近,东部毗邻呼包鄂榆城市群,拥有良好的客源地,能够为当地旅游发展提供丰富的客源。富强村依托着风光秀丽,生态宜人的镜湖风景区,在其发展过程中完整地保留了河套地区的农耕文化,又把农耕文化和农事体验、农家乐进行有机结合,打造集美食休闲、生态农业、果蔬采摘、民俗文化于一体的新型旅游观光村,为富强村带来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大孤山村得分 0.191,位列第三,大孤山村以多伦湖景区旅游开发为依托,发展乡村酒店、特色餐饮等旅游项目实现了村民增收。边墙村得分 0.183,位列第四,该村在依托自身的土地资源、水资源发展种植业和养殖业基础上,打造生态观光,农俗体验于一体的旅游项目,目前边墙村已初步形成以种植业、养殖业、林业育种育苗为主导,以旅游业为重点的产业发展格局。车家窝堡村得分最低,位列第五,主要是该村虽与辽宁省、吉林省交界,但客源量较少,乡村旅游的经济效益相对较低且缺少其他支柱型产业。

3.1.4 文化传统评价 在文化传统评价方面,林俗村排名第一,得分 0.696,富强村排名第二,得分 0.325。其中权重占比最大的两个指标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民族工艺。文化传统和文化活动不仅仅是一个村落村民精神风貌的体现,同时也是

彰显村落文化的重要标志,更是发展乡村旅游新的经济增长点。林俗村拥有着深厚的林俗文化底蕴,林俗树皮画、蛋雕、鹿胎膏、花馍馍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并在国家文化和旅游部扶持下,成立了林俗文化产业公司,组织本村人员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制作和销售,扶贫绩效显著。富强村重视乡风文明建设,组织开展乡村文明活动,如“星级文明户”“五好家庭”“孝老爱亲”“好邻居”等评选活动,不断地丰富了村民的精神文化需求。而边墙村、大孤山村、车家窝堡在文化产品和主题生动的文化活动方面有所欠缺。

3.1.5 基础配置评价 在基础配置评价方面,富强村得分 0.730,位列第一。富强村因发展乡村旅游时间较早,并且作为首批纳入国家乡村旅游重点村落,在政策帮衬和资金扶持上向村落倾斜,设置了游客服务中心和卫生室以满足游客需求。旅游从业人员中专业人员比重占到了 15%,其他基础配置相对完善,能够有效保证乡村旅游的服务质量和服务水平。大孤山村得分 0.412,位列第二,该村在旅游从业人员配置上较其他村落拥有优势,但旅游从业人员素质整体不高,专科学历及以上人员占旅游从业人员比重 7.02%,旅游业发展专业性人才储备不足。边墙村、林俗村在该子系统评价中整体差距不大,边墙村旅游从业人员人数高于林俗村,旅游专业人员配置在从业人员的占比上仅为 3.75%,低于林俗村(10.00%),车家窝堡村的资源配置水平最低。

3.1.6 扶持力度评价 在扶持力度评价上,边墙村、富强村得分为 0.500,并列第一,林俗村、大孤山村、车家窝堡村排在第二。该子系统评价中,边墙村、富强村与其他 3 个村落出现巨大反差,富强村在 2021 年度村预算中 20 万元用于乡村旅游建设,以改善乡村旅游服务设施,提高乡村旅游服务质量,满足游客需求;边墙村则是对外进行招商引资,拓宽融资渠道,为乡村旅游争取外部企业的



资金支持,取得良好效果。而林俗村、大孤山村、车家窝堡村缺乏资金扶持,村民没有更多的资金投入,融资渠道有限,是影响乡村旅游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3.2 综合评价

由表3可知,内蒙古乡村旅游重点村落的发展水平最高分为0.448,最低分为0.236,最高分是最低分的1.9倍,说明内蒙古地区乡村旅游发展水平存在一定差异。富强村综合得分0.448分,整体发展水平较高,在经济效益、文化传统、基础配置和扶持力度上均位列前二。排名第二的林俗村得分为0.432,发展水平与富强村接近,在经济效益上无明显差距,林俗村在文化传统方面更为突出,富强村在基础配置和扶持力度更具优势。边墙村得分0.300,位列第三,该村落同富强村在扶持力度上优于其他村落。车家窝堡村得分0.236,位列第五,乡村旅游整体的综合发展水平较低。综合来看内蒙古乡村旅游重点村落综合发展水平平均分为0.333,说明内蒙古乡村旅游发展现状处在中等偏下的水平,内蒙古乡村旅游的发展不具备明显优势。

表3 内蒙古乡村旅游重点村落发展水平综合评价				
典型村落	$D_i^+$	$D_i^-$	$C_i$	排序
边墙村	0.211	0.091	0.300	3
富强村	0.181	0.147	0.448	1
大孤山村	0.221	0.074	0.250	4
林俗村	0.184	0.140	0.432	2
车家窝堡村	0.224	0.069	0.236	5

表5 内蒙古乡村旅游重点村落发展水平指标层障碍度

序号	边墙村		富强村		大孤山村		林俗村		车家窝堡村	
	指标层	障碍度	指标层	障碍度	指标层	障碍度	指标层	障碍度	指标层	障碍度
1	X31	10.18	X31	15.20	X31	10.42	X61	12.49	X31	9.25
2	X41	10.18	X41	15.20	X41	10.42	X62	12.49	X41	9.25
3	X42	10.18	X42	15.20	X42	10.42	X12	11.15	X42	9.25
4	X61	10.18	X61	15.20	X61	10.42	X51	8.56	X61	9.25
5	X12	8.70	X12	12.90	X62	10.42	X37	8.12	X62	9.25
6	X51	7.97	X51	11.90	X12	9.30	X43	7.58	X51	7.25
7	X43	6.76	X43	10.09	X51	8.16	X35	6.90	X43	6.14
8	X35	5.26	X35	7.80	X43	7.10	X54	6.16	X37	6.02
9	X54	4.55	X54	6.80	X37	6.78	X55	4.70	X35	5.10
10	X37	4.41	X37	6.60	X35	4.02	X11	4.20	X54	4.56
11	X55	4.14	X55	6.20	X53	2.82	X22	3.88	X55	3.49
12	X11	3.96	X11	5.92	X52	2.65	X52	3.84	X22	2.33
13	X52	3.40	X52	5.08	X33	2.27	X13	2.60	X11	3.15
14	X22	2.54	X22	3.78	X13	1.60	X21	2.21	X23	2.70
15	X36	2.10	X36	3.10	X23	1.00	X32	1.90	X13	2.30

3.3 内蒙古乡村旅游发展障碍度分析

3.3.1 准则层障碍度分析 由表4可知,通过障碍度诊断模型的分析,对内蒙古乡村旅游发展水平评价的指标障碍度进行计算,得出5个乡村旅游重点村落发展的障碍因素,并列举排在前三的障碍因素、障碍度进行观察。结果显示5个乡村旅游重点村落的发展水平和障碍因素大致相同,包括X3经济效益、X4文化传统、X5基础配置、X6扶持力度。

表4 内蒙古乡村旅游重点村落发展水平准则层障碍度			
典型村落	1	2	3
边墙村	X4(24.11)	X3(24.67)	X5(20.00)
富强村	X4(40.40)	X3(36.80)	X5(29.97)
大孤山村	X4(27.95)	X3(24.54)	X6(19.95)
林俗村	X4(24.98)	X5(23.20)	X3(18.50)
车家窝堡村	X4(24.60)	X3(24.40)	X6(18.50)

3.3.2 指标层障碍度分析 通过每一个村落选取2021年度排名前15的指标进行分析,发现研究期内影响内蒙古乡村旅游重点村落发展水平的障碍指标共有22项。选取准则层障碍度下出现频次最高的指标层障碍指标,其中出现频次最高的是X35年接待人数、X37宣传力度、X43乡村文化活动、X51服务中心数量、X61村预算中用于旅游的资金,每个障碍指标出现5次,覆盖面为6.6%;其次X31本土特色产业、X41非物质文化遗产、X42地方民族工艺、X52道路硬化公里数、X54从业人员数量、X55从业人员专科及以上学历人数,每个障碍指标出现4次,覆盖面为5.3%(表5)。

## 4 结语

在子系统评价中,富强村得分 0.448,乡村旅游发展处于中等偏下水平,经济效益、基础配置优于其他村落。林俗村得分 0.432,发展水平与富强村接近,在文化传统上优势明显,但在旅游的基础设施上需要加强。边墙村、大孤山村分别位列第三、第四,边墙村同富强村在扶持力度上与其他 3 个村落相比更具有优势,大孤山村的生态效益和基础配置高于边墙村。车家窝堡村整体发展水平相对较低,该村落资源禀赋较其他村落更丰富,且拥有较多的古迹,应当立足本村的资源优势,补齐其他方面的短板。

在综合发展水平评价中,内蒙古乡村旅游重点村落综合发展水平处在中等偏下的位置,5 个乡村旅游重点村落发展水平存在明显差异,发展水平最高分为 0.448,最低分为 0.236,最高分是最低分的 1.9 倍,差值为 0.212。从平均水平来看,内蒙古乡村旅游重点村综合发展水平平均分为 0.333,其中富强村、林俗村高于平均水平。

通过准则层和指标层的障碍度分析,得出制约内蒙古乡村旅游发展的障碍因素主要包括:旅游模式同质化、缺乏本土特色产业支撑、文旅融合程度低、旅游专业人员缺乏等。在旅游模式方面,乡村旅游发展模式多以农业观光、农事体验、农产品采摘、民俗风情旅游、农家乐旅游为主,缺乏对新颖的旅游模式的探索,导致每个村落的发展模式趋于相似。在本土特色产业方面,多数村落以传统农业产品种植为主,但是由于农业生产的规模性不大,且果蔬类农产品不易长久保存,农产品仅仅是在周边地区进行销售,没有其他市场,这也对开发本土特色产业作为乡村产业的支撑提出了新的要求。在文旅融合方面,内蒙古作为少数民族地区拥有民族特色文化,一些地区民族文化与乡村旅游产品的创新融合不够,加上乡村旅游经营者意识匮乏,使得民族地区的文旅融合存在空白。在旅游专业人才上,发展乡村旅游的从业人员根据乡村条件自行发展,具有个体性和家庭性的特征,从业人数上不具有优势,且从业人员的专业性也存在短板。

## 5 建议

### 5.1 挖掘旅游资源,探索旅游发展新模式

当前内蒙古乡村旅游的发展模式存在部分同质化现象,多数乡村形成了固定的“旅游+农业”的发展模式,因此各个村落应当立足本地的资源条件、游客需求及时代要求等实际情况,不断加大对旅游模式的探索,以推动乡村旅游的新发展。

林俗村为代表的“旅游+养殖”模式,秉承为旅放养的原则,利用当地的动植物资源开发乡村旅游的新模式,以及利用兴安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发展红色旅游,从而形成“旅游+教育”新模式;边墙村和富强村建成文化大院彰显农耕文化为发展“旅游+文化”模式提供了很好的案例。

### 5.2 打造乡土品牌,促进旅游产业新发展

乡村振兴的根本是产业振兴,乡村旅游是推动实现乡村振兴的途径之一,实现旅游产业的振兴是实现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一环。内蒙古乡村的发展一直以来是由传统的农牧业生产为主,因此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坚持农牧业产品主导地位,依靠乡村资源积极开发特色化、差异化、多样化旅游产品,更加突出民族特色和民族文化,融入创新理念,不断提高旅游产品的附加值,旅游产品在市场上更具竞争力,从而拓宽乡村业务范围,助力乡村振兴。

### 5.3 立足本土文化,树立旅游文化新理念

乡村旅游的核心是乡村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以乡村为载体,其作为乡村旅游持续发展的重要文化资源,需要依托于乡村旅游业的发展来获得更好的经济支持和游客的认同<sup>[20]</sup>。具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村落应当积极肩负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者和保护者的重要角色,并重点打造乡村非遗旅游,而游客可以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者,通过旅游购买非遗产品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空间流动,逐步形成“以旅活遗”的基本思路。针对其他地区,应当重视民族工艺和民族文化,拥有优秀传统文化的经济欠发达村落更容易将民族文化保留,因此为旅游产品打上民族文化的烙印,注入民族文化内涵,让旅客在直观上体会到不同地区的文化。

### 5.4 注重人才培养,建设旅游人才新队伍

旅游从业人员是推动乡村旅游的能动要素,也是实现旅游服务对接游客的纽带,旅游从业人员的综合素质也是衡量乡村旅游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内蒙古乡村旅游具有典型的个体性和家庭性,村民既扮演经营者,又扮演服务者的角色,加上村民本身受教育水平的限制,乡村旅游服务人员在专业性上存在短板,导致当前的旅游人员配置上难以满足乡村旅游的发展需求。需要加大乡村干部和工作人员的培训力度,提高本土居民的劳动素质和专业知识水平<sup>[9]</sup>。在扶持力度上,当地村委会积极向当地政府争取政策和资金向乡村旅游重点村落倾斜,适当扩大乡村预算,并将发展乡村旅游专项款纳入年度预算中,为乡村旅游发展提供硬性保障。

参考文献：

- [1] 郭焕成, 韩非. 中国乡村旅游发展综述[J]. 地理科学进展, 2010, 29(12): 1597-1605.
- [2] SAXENA G, CLARK G, OLIVER T. Conceptualizing integrated rural tourism[J]. Tourism Geographies, 2007, 9(4): 347-370.
- [3] CHOI H C, SIRAKAYA E. Sustainability indicators for managing community[J]. Tourism Management, 2006, 27(6): 1274-1289.
- [4] 荣浩. 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评价及障碍因子研究[J]. 甘肃农业, 2023(2): 1-5.
- [5] 李涛, 朱鹤, 刘家明, 等. 江苏省乡村旅游产业发展水平及空间差异分析[J]. 地域研究与开发, 2017, 36(3): 86-91.
- [6] 殷章馨, 艾建玲, 禹晗. 两型乡村旅游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探究[J]. 资源开发与市场, 2013, 29(4): 436-439.
- [7] 舒伯阳, 蒋月华, 刘娟. 新时代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理论思考及实践路径[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22, 56(1): 73-82.
- [8] 王庆生, 贺子轩. 基于层次分析法的天津市乡村旅游资源可持续发展评价及对策[J]. 天津商业大学学报, 2021, 41(4): 45-51.
- [9] 唐黎, 刘茜. 基于 AHP 的乡村旅游资源评价: 以福建长泰山重村为例[J].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 2014, 34(11): 155-160.
- [10] 贾慧. 重庆市乡村旅游资源可持续发展评价[J].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19, 40(8): 246-252.
- [11] 莫莉秋. 海南省乡村旅游资源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构建[J].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17, 38(6): 170-177.
- [12] 边梦圆, 肖锴祯, 鱼中用, 等. 乡村振兴背景下张家界市永定区乡村旅游发展评价[J]. 湖南农业科学, 2021(8): 77-82.
- [13] 贺肖飞, 张秀卿, 张晓民. 基于 AHP-FCE 方法的内蒙古乡村旅游资源评价[J].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20, 34(10): 187-193.
- [14] 唐璐, 赵静, 张忠训. 基于模糊综合评价的乡村旅游品质提升研究: 以铜仁市九龙村为例[J]. 科技和产业, 2021, 21(5): 210-217.
- [15] 孙泽笑, 赵邦宏, 秦安臣, 等. 生态脆弱区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测度及影响因素分析: 以昆明市东川区为例[J]. 生态经济, 2022, 38(3): 157-163, 170.
- [16] 刘晖, 周丽君. 基于 TOPSIS 的吉林省典型村落乡村旅游发展水平评价[J].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22, 43(1): 239-246.
- [17] 王新越, 朱文亮. 山东省乡村旅游竞争力评价与障碍因素分析[J]. 地理科学, 2019, 39(1): 147-155.
- [18] 沈士琨, 史春云. 淮海经济区乡村旅游发展水平评价及障碍因素研究[J]. 江苏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22, 40(1): 1-8.
- [19] 邹秀清, 谢美辉, 肖泽干, 等. 基于熵权-TOPSIS 法的乡村旅游发展评价及障碍因子诊断[J].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21, 42(10): 197-206.
- [20] 胡善风, 方敦礼, 赵蕾.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乡村旅游融合发展路径研究: 以黄山市为例[J]. 合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35(2): 9-15.

#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and Empirical Evalu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Key Rural Tourism Villages in Inner Mongolia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MENG Jianwei<sup>1</sup>, WANG Fuyuan<sup>2</sup>, SONG Xiaohan<sup>1</sup>, LIN Yinghua<sup>1,2,3</sup>

(1.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Environment, Liaocheng University, Liaocheng 252000, China; 2.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 key Laboratory of Reg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alysis and Simulation, Beijing 100101, China; 3. College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China)

**Abstract:** Rural tourism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ways to achieve rural revitalization, through the evalu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key villages of rural tourism in Inner Mongolia, the development stage of rural tourism in Inner Mongolia was analyzed, and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in Inner Mongolia was provided with reference suggestions. The index system was constructed, the weight of each index was calculated by the entropy weight method, and on this basis, the TOPSIS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model was used to obtain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five key villages of rural tourism in Inner Mongolia in 2021, and the obstacles of key villages of rural tourism in Inner Mongolia were analyzed through the obstacle model. The five villages selected in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level of rural tourism are: Fuqiang Village, Linsu Village, Bianqiang Village, Dagushan Village and Chejiawopu Village.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level of key villages of rural tourism in Inner Mongolia was in a lower middle position, and there were differences in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five key villages of rural tourism. The average score of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level was 0.333, and Fuqiang Village and Linsu Village were higher than the average.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obstacle degree diagnosis model, it was concluded that the obstacles restricting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in Inner Mongolia mainly included that homogeneity of tourism mode, lack of support of local characteristic industries, low degree of cultural and tourism integration, and lack of tourism professionals.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continuously tap tourism resources, innovate tourism models, combine local culture to build local brands and cultivate tourism talents, and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level of rural tourism.

**Keywords:** rural revitalization; Inner Mongolia; rural tourism; entropy value method; TOPSIS; obstacle degree